

开卷丛书

各领风骚数百年

辽金元明清诗歌卷

张展

高光起

卢兴基

编著

北渚春事休嗟晚，
三月尚寒花信风。
追忆东吴此时节，
满江鸭绿弄残红。



3481

出版社

开卷丛书

各领风骚数百年

辽金元明清诗歌卷

张展 高光起 卢兴基 编著

北汨春事休嗟晚，
三月尚寒花信风。
遥忆东吴此时节，
满江鸭绿弄残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开卷丛书·

各领风骚数百年

——辽金元明清诗歌卷

张 展 高光起 卢兴基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75 印张 4 插页 18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11,000

ISBN 7-5419-6574-X/I·310

定价: 11.10 元

· 开卷丛书 · 编委会

主 编	杨匡汉	赵喜民	
副主编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编 委	赵喜民	杨匡汉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傅美琳
	赵常安	鲁小红	田和平
	王志章	沈 斌	姚雪琴
	高光起	卢兴基	李 易
	蒋守谦	孟繁林	王保生
	贺学君	董之林	刘 纳
	吴岳添	班 澜	邓晓丽

责任编辑 傅美琳
封面设计 徐未木
内文设计 姚雪琴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如友朋品茗夜话，如情侣倾诉衷肠，亦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做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的内涵中，最深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

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

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还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发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及《庄子》等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

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此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开端于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级，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

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

入的反思，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以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有了书面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

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即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 言

卢兴基

文学史家认为，“诗做到宋朝，经过长期与无数诗人的努力创作，在那几种形式里，是什么话也说完了，什么景也写完了，任你如何聪明智慧，想造出惊人的言语来，实在是难而又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58年版）但宋人还是作出了成绩，在唐代诗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钱钟书先生认为他们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了，河流加深了。”而且体现了两代诗人的“体格性分之殊”。（《宋诗选注》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唐诗重“情韵”，宋诗出“理趣”的两种主要风格，文学往往是在摇摆不定中发展的，人们的审美情趣总是希望有所变换，而宋诗以苏黄和江西诗派为代表，到了南宋，也渐渐走到枯涩的境地，出现了许多闭门造车式的模仿和抄袭的作品。诗歌创作出现了回归的要求。严羽的《沧浪诗话》首先发难，对宋诗倾向提出了系统的批评，标榜唐诗，并重新提出“吟咏性情”的问题，就是这种回归意趣的反映。这里再一次地在诗人面前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唐宋两代诗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古典诗歌还能不能继续发展，做出前人未曾做出的成绩？这是一个比宋人面对唐诗更为棘手的问题。

诗文创作，在传统观念上，它是正统文学。但文学史家认为，两宋以后，它的成就，已经让位于戏曲小说，相形见绌的诗文，在文学史里已把它置于次要的位置。这也难怪，元代诗文不甚发达，而明朝又被台阁体和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所垄断，不是雍典雅容雅

之作，就是许多模拟抄袭的假古董。因而连带着清代，诗文创作也被挤到了靠边的位置。然而细细推究，这是一个酝酿着新的发展的前奏，元明诗歌成就的不彰，固然是天才欠缺，但也有客观的原因，带有某种规律性。

辽金是与两宋并行的政权。辽国地处东北边陲，但已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有诗文创作，但人数较少，主要是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宫廷贵族和汉人。而金源却非同等闲，它立国 100 余年，公元 1127 年以后，已据有北方广大地区；与南宋并峙了 109 年，产生过党怀英、赵秉文、王若虚及元好问等许多杰出的诗人。对宋诗和江西诗派的反拨，不仅是南方的严羽等人，而且还有北方诗人的努力。金源诗坛，开始时只是“借才异代”，大定、明昌以后，与南宋就大异其趣。王若虚对江西诗派的剽窃公开讥讽，元好问对江西诗派也有不满，对苏黄也未免有微词，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论诗三十首》）元明时期愈演愈烈的重新从唐诗中去寻找路子，多受严羽、元好问等人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只是往前怎样走这条路，他们还没有摸索到，其成就更在元好问之下。

元初有成就的诗人都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包括元好问在内，稍后的刘因等也经历过宋元之际的社会动乱，他们的诗颇能反映社会现实。有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南宋的存亡，颇系民族的感情。至于延祐以后诸如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四大家的诗人，转而歌咏承平，有积极的思想内容的作品反而不如初期。到后期社会出现动乱的征兆，在诗歌中才又有所反映。

元代的诗人几乎都走尊唐的道路而不取法宋人，好像宋朝的积弱，连同它的文学也不值得效法，这种回归的现象，实际也有诗歌发展的内因。他们受严羽和金源诗风的影响。刘因直接学元好问，连延祐诗人也崇尚晚唐温李。后期的王冕更有模仿李杜的

痕迹。他们的崇尚，影响到明诗。

明代的诗人众多，他们（也包括前后七子）曾写出过许多好诗，但从整体看，成就并不突出。明诗之伤，在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复古主义。在经历了外族近百年的统治以后，朱元璋下令一切恢复唐制，连同诗人们也响往盛唐的恢宏气魄。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似乎也存着这种心理机制。明人取法唐朝，并由复古直走到拟古的末路。他们的初衷未始不好，他们不喜欢宋诗，虽然偏执，但也未尝没有道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写出一点好诗，但终究缺乏创造性，拟汉魏，拟盛唐，制约了文坛一百余年，使明代的一段最主要的时期显得毫无生气，一直到接近明末，许多人才开始觉悟到这一点。如唐宋派，但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且他们提出以唐宋之文，替代“文必秦汉”的口号，仍未摆脱复古的束缚。

明末清初能有力地纠正复古之弊的有三种人，一是公安三袁“独抒性灵”的主张。他们颇有16世纪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的个性主义色彩。但他们的创作缺乏恢宏的气势，很少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心。第二种是重新提出宋诗的传统，如钱谦益。第三种人则是在明末的动乱中的一些有志气的学者和诗人起来清算诗坛对前人的那种顶礼膜拜的态度。他们多数成为明亡以后的遗民诗人。其代表就是顾炎武。

从元至明，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低谷时期，诗人们欲矫宋之弊而远绍汉魏盛唐，但始终没有走出因循的圈子。清代才开始进入了回升的时期。或许是明末的社会动荡，关外少数民族的铁骑再次踏进中原的土地，国家民族的危亡，震惊一代读书人，促使他们关心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希望能够借诗歌去传达自己的呼声；又或许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诗歌创作道路的徘徊、探索，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中获得了启迪。顾炎武也尊唐，他

写诗学习杜甫，但他批评一位朋友的刻意模仿，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对于学习的对象，“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日知录》“诗体代降”）诗歌重新获得生命，是伴随着自我的觉醒而来的。诗人们在呼唤民族之魂中表现着自我的追求，他们开始摆脱那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和词藻的竞逐，并各自按照自己对于诗歌艺术的理解去创作。

但清诗的命运也不是很好的，在文学史上缺乏应有的地位。的确，清代没有产生像李杜苏轼那样的巨人，但清代诗人对于我国的古典诗歌做出了一个无愧的总结，在各种诗体、题材和艺术等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并且向着普及和深广两个方向发展。诗人之多，作品之浩繁是空前的。在各自的探索上也做出了成绩，并且也出现了众多卓有成就的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再一次地出现繁星满天的局面。

清人也讲宗派，但始终没有形成一花独尊的局面，而且能够博采众长，互相兼容。清初的重要诗人钱谦益是宗宋的，但与他同时并立的诗人吴伟业却独尊唐人。《四库提要》评其诗为“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说他学习中又有超越，因而他的诗歌，如长篇歌行《圆圆曲》等能烱炙人口，传诵不衰。稍后的尊唐一派，最有影响的，当数渔洋山人王士禛。他从严羽论诗出发独创“神韵”说，一时成为诗坛盟主，但亦有兼取唐宋的朱彝尊与之抗衡，王渔洋的绝句成就突出，即使放在唐代也并不逊色。在尊唐的诗人中，施闰章、宋琬、赵执信，沈德潜、翁方纲等也颇有重名。清初还有一大批坚持民族节操的遗民诗人，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著名的如学者兼诗人的黄宗羲、顾炎武，以及归庄、钱澄之、吴嘉纪、嶺南三大家中的屈大均、陈恭尹等，他们多宗唐而不受其约束。尊唐诗人中，还有乾隆以后

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张问陶等。他们的诗也很有特色。清代宗宋的一派也有不可忽视的实力，钱谦益之后，还有宋荦、查慎行、厉鹗诸人。著名的如批评家兼诗人赵翼实际也是宋诗一派。尽管他们在清代初期和中期不如尊唐一派人数多，可是到道光、咸丰年间，却形成一个颇为强大的宋诗运动，并且贯穿在整个近代诗坛。总之，不论宗唐，还是宗宋，都未见其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趋势，而且往往都能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这是清诗有自己的面貌，做出创造性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钱谦益尽管偏爱宋诗，但实际能转益多师，博采唐宋之长。朱彝尊诗尊初唐，但也有宋诗的倾向。而那些宗唐的诗人中，或主“神韵”，或倡“格调”，倡“肌理”，倡“性灵”，在尊唐的宗旨下而又有所偏胜。虽然他们的成就不能和李杜相比，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独创性的追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唐宋以后，诗歌的发展，在经过漫长的探索以后终于走出低谷。清代诗坛在繁花竞放中终于取得了全面的收获。我国的古典诗歌，至此（包括晚清），作出了一个可以告慰的总结。

本书就是关于我国古代诗歌的后期阶段的一个作品选本，其中也略选了少量辽金的作品，提供给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注释和导读，是分工完成的：辽金元部分由张展先生负责，明代部分由高光起先生负责，由本人负责清诗部分。特此说明。